

## 《背著煉獄》

本劇共分九場。

第一場拆成本起的上段與文本末的下段，為順時敘事。

兩段中間夾著的其餘八場，則為時間逆程敘事。

劇本大綱：

在此城，在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總是輕微的，稀薄的，總是，可以這麼說吧，以煉獄彼此牽纏著，交會著。於是，六個城市動物和一個神秘人物的生與死重疊在一個現實而怪誕的處境，尤其是愛情，當然是愛情，他們在愛情底遭遇希望，遭遇毀滅，製造了自己與他人的末日。從詩人P陷入與演員A還有女子F的三角關係為起點，交叉影響輻射到其他：只以錄音機和人說話的R、預備製造炸藥破壞與復仇的B，還有從上班族轉向拾荒者的S……多重奏多聲部的敘事文本。全劇沒有明顯故事軸線，並採逆時敘事手法，以但丁《神曲》信仰（將愛情視為宗教）為研討標的，藉著各種意象表現愛情關係。而最終的疑問集中於：我們需要的，找到的究竟是上帝還是魔鬼？

人物：

P（男。詩人。）

R（男。隨身攜帶錄音機，以錄音與人對話。）

A（女。演員。）

F（女。高空焚燒者。）

B（男。緊抱住盒子不放的中年人。）

S（女。拾荒者。）

G（中性。）

第一場—上段

（舞台中央後方置有大片白幕，以供投影用。）

（舞台中央降下一個巨大的圓鐘。指針靜止在零點。鐘後另置有一桌一椅。）

（除G外的六名演員擺出不同姿勢，或站或坐，皆身穿白色的寬大衣褲，以剪影形態顯示，動作全數定格，由右舞台到左舞台，分別為左手拿著卡式錄音機、右手伸向觀眾席的R，低頭盤坐在地上、長髮垂散的F，背對觀眾席坐在椅上、

手擱在桌面做書寫動作的P，右手搭在P右肩斜倚著、姿勢嫵媚的A，緊摟盒子、身體彎曲的B，蹲在地上、兩腿大開、哈菸的S。）

（演員就定位十秒後，現場再慢慢地亮起微微的白光。）

G走進舞台。（G一進場，悠揚的聖樂即響起。）

G動作優雅，緩慢行進，經過R、F、P、A、B、S後，又再盪回右舞台，他去至R的身邊，湊在錄音機上，按按鈕，低聲說了一句什麼後，走到F的身後，撥動她的髮，在她耳邊細語，跟著又繞到S旁邊，背對觀眾席蹲下，做了和S一樣的動作，如鏡像，細碎的語聲亦響起，下一個則是B，G彎腰，取出手提箱，打開，把頭埋進去，又說了一句，關上，放回B的手上，然後是A，靠著A的背，貼緊，手在她胸前撫摸，頭向前探去，吻在A唇上，並且說了一句，最後一個是P，她站在他面前，彎下身子，凝視P的眼睛，亦說了話。

（白光大亮。）

G慢慢後退。（聖樂此時轉為壯闊、激厲。）

G退到白幕前。

（燈暗。音樂停止。）

（投影字幕在牆上，以極大的字體，一個字，一個字閃現：「上帝是什麼？」）

（字做擴散與燃燒的特效後，消失。現場黑極。）

（昏黃的光照在圓鐘上。）

（圓鐘發出巨大的「喀答」聲，指針開始逆轉移動，飛快的轉動。）

## 第二場

（除圓鐘外，前場所有道具與演員撤離。）

（本場戲為無人演出。）

（圓鐘指針仍然是逆時序轉動，一秒一秒的緩慢倒退。）

（舞台上方垂降懸掛鏡子七片。九條長黑布由工作人員在舞台兩邊共執。）

（舞台後方的白幕，投影各種災難的片段，如火山爆發、火山灰、海嘯、地震、洪流、土石流、颱風、水患等等，但無有人物，影像只擷取大自然的狂亂景象，並且以倒轉形式播放。）

（音樂由電吉他演奏，為淒厲的黑暗金屬風格。）

（黑布跳舞般的在舞台上擺動，從一條條的獨自舞盪，到多數的組合，需設計出猶如巨大的黑色翅膀的視覺效果，同時亦是交纏、繁複的結構。七鏡子則在空中旋轉，同樣亦要有舞蹈動作的設計，也得加入燈光投射在鏡面的元素。）

（大量的聲響，無有人類語言的，如風、浪潮、雷、各種動物的叫喊或列車、玻璃碎、碰撞等等，插入電吉他的演奏裡，為聲音混沌的造形，為狂暴喧嘩的音效色彩學。）

（七彩燈光緩緩亮起，藍綠紅黃白紫粉紅，彼此交錯、流動。）

（在音樂最劇烈的時候，亦是黑布、鏡片和七色光跳至最嚴厲、眩目之時，在電吉他激厲如死前慘叫般的不斷拔尖的高音出現時，所有影音作用悉數停擺，現場全黑，無聲。）

### 第三場

（圓鐘昇回舞台上。方。）

（場景為讀書會。）

（工作人員搬入六張椅子，圍著再搬入的第一場的一桌一椅成圓形。）

（F的椅子置放在圓盤機關上，以供旋轉。）

（輕音樂播放。）

（燈微亮。如咖啡館般的昏黃光線。）

（本場戲，除非特別點明，否則基本上表演者皆為定格動作。）

G背對觀眾席坐在中央處的一桌一椅，趴睡中。

其餘六人分別入座，以G前方為起點是P（坐得筆直，戴著紳士帽，襯衫、牛仔褲），往右為R（兩腳抬高在椅子上、縮在胸口前，宅男打扮，戴著厚框眼鏡）、F（盤坐，寬鬆的波西米亞風穿著）、A（右腳疊在左腳上，斜斜往左，姿態動人，時尚的露背衣和短裙）、S（蹲在椅上，邋邋、骯髒）、B（盒子放在椅子，人坐在上頭，上班族裝扮）。

（掌聲錄音檔播放。）

（音樂漸歇，終至無，黃光則籠罩全場，錄音語聲播放）：「謝謝詩人。今天我們有幸請來詩人主持這一次的讀書會，真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剛剛詩人為大家說明了他讀《神曲》的看法。我們不能不承認既讀到又新鮮。尤其是他引用了波赫士的觀點，說是這部非同凡響的世界經典主要是但丁為了將對戀人貝雅特麗齊的思念的幾個畫面塞進去而寫成。換言之，這裡面的信仰，真正的核心是愛情。的確違反了一般人認定對《神曲》的宗教色彩認識。我們再為詩人鼓鼓掌。」

（掌聲錄音檔播放。）

P隨意向著幾個方向點頭，微笑。

其餘五人木偶般的無有動彈。

（錄音語聲）：「那麼現場各位有沒有什麼看法要分享或問題要請教詩人？」

P的目光遊走，等待著誰的發問。

R一邊舉手，一邊對著錄音機小聲說話。

（錄音語聲）：「這位先生，請說。」

P定格。

R舉高錄音機，摠下按鈕：「照這麼說，但丁根本沒有把上帝放在眼裡囉？」

（R的錄音機所播放的聲音皆由聲控室預錄配合播放。）

（錄音語聲）：「詩人，請回答。」

R 定格。

P 站起來，定格。

F 說話(她甩動頭，髮飄揚):「有些燃燒是高於一切的。即使是神也在其下。」

F 定格。

S 說話( F 說完的同時，她即開口，一邊抓著大腿根，又挖著鼻孔):「我想呢但丁仍是充滿宗教情懷，或者至少是救贖情懷。爲了與戀人在詩中再聚首，他大費周章寫了三篇共一百章的長詩，無非就是想要讓死去的貝雅特麗齊獲得極好的在死亡後的歸宿。甚至是跟他一起。這是一個對幸福的至高幻想啦。而上帝的角色就是敞開胸懷，接納他們的投奔。姓但的在製造自己的迷幻藥啦。而且吸食過度。怎麼不分一點給老娘！」

(錄音語聲):「呃，這位小姐的意見也很有趣呢。詩人怎麼說呢？」

S 定格。

P (完成站立的姿勢，他凝望空中的某一點):「是的。但丁假託是自己的經驗，以在人生的半途醒來，隨著維吉爾往下經過九層地獄，目睹撒旦，穿過地心，在南半球攀爬了七層煉獄，最終隨著貝雅特麗齊飛昇九重天，最終獲得了至福與喜悅。看起來不免讓人懷疑他是不是自我感覺良好的設定了死後世界。當然我們可以這麼想，但丁等同代替上帝提出了審判的結果。罪惡的自該在地獄受困，良善的就昇上天堂。不過這並不代表地獄裡受困的都是惡。譬如但丁寄之以大哀傷的保羅與芙蘭切絲卡的愛欲或者一些偉大的聖哲，就算在地獄底仍舊帶著某種無悔與驕傲。這看似是矛盾的。但實則正是但丁把宗教情懷跟愛情並置後的整全。我必須提醒，詩中的但丁從原來在地獄軟弱、動輒想逃跑的樣子變得和後來在天堂截然不同了。這即是一種自我淨化。他在其中修整了自我，也獲得了力量，證明自己有獲得福緣的資格。並不單純只是迷幻而已。這還牽結到了但丁爲自己與所有人類所畫出的整體救贖圖。」

P 定格。

(錄音語聲):「詩人的聲音果然是擲地有聲啊。還有誰？哦，先生。請。」

B 發言(他兩手按住盒子):「在你的組詩《戀人的零件》第 39 件裡寫到，

應當在她死去  
在支離破碎在火焰以後  
重新進入  
用力的絕對性質的抽送  
以便確認她的濕潤  
她的氣味還有洞穴的  
純淨度以便將她的  
髮絲刻入皮肉底以便  
操弄她的五官  
稍稍填補失落的時光以便  
品嚐生的餘溫漸形

消逝的速度以便理解  
死者的僵硬與柔軟  
最後在極端的吻  
與顫慄奉獻所有的激情  
在詩句重現她

我不太懂。這是否就是你對愛情的終極看法？肉體的，陰暗的，無救贖性？」  
B 定格。

（錄音語聲）：「欸，這位先生是詩人的書迷啊，當場還可以背誦呢。」

F 插嘴（圓盤啓動，連人帶椅旋轉）：「只是姦屍癖的變態在自我滿足罷了。」

F 定格（演員動作及圓盤旋轉悉數停止）。

S 緊接著說：「愛情裡的確有迷，從迷戀，迷亂到迷失、迷茫。真的迷。」

S 定格。

（錄音語聲）：「哈哈。小姐的說法真是有趣。請詩人。」

P：「但丁在《神曲》還提出了中間地帶，亦即煉獄。這在非黑即白的審判二元論裡提出了可能的救贖，或者我們說是貫通的樞紐，靜止或懸浮的必要機制。對我來說，這個中間地帶才是愛情的真義。在上帝與魔鬼的兩種聲音，在朝上或往下的兩種慾望，人被自身的處境困住，無從擺脫，只能背著煉獄，背著對愛情的渴望與折磨，在永恆的中間躑躅、漂浮。但丁可以在長詩裡與戀人一起圓融攀抵神秘的最高天。我卻無法提供自己這麼完滿的提升與解答。而這個一旦反映在戀人的肉體時，就會以殘暴、兇惡甚至有些變態的形態顯示，如你們所知的。」

P 定格。

（錄音語聲）：「詩人的自剖，這樣的坦承不諱，很令人動容。而愛情一直是最困擾現代人的切身問題。謝謝各位的踴躍提問與發言，礙於時間的緣故，我們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A 極風情的抬了一下手掌，表示想發言。

A 定格。

P 轉動頭顱，視線落在 A 身上。

P 定格。

（錄音語聲）：「女士請說。」

A 點燃一支菸。

（燈光轉暗。）

A 慢條斯理地吸了一口菸。

（黃光縮小範圍。紅光加入，罩在 A 身上。）

A 說話：「如果《神曲》是爲了歌頌戀人而寫，那麼真正的宗教就是愛情了。所以戀人就是上帝了，對嗎？這個說法乍看很美，很有人的氣味。不過隱藏在裡面的仍然是暴力的問題，有關兩人之間的權力運作模式，顯然一個是上帝，另一個就是必須執行旨意，無怨無悔的信徒了。而我的問題是呢，如此一來啊，愛情並不是救贖啊，通常更多的是傷害，摧毀與破壞。像你——」（她指著 P）「剛剛

說的，背著煉獄，熊熊的大火就在自身上。而這麼一來呢，」(A又抽了一口菸，慢慢吐出嘴裡的煙霧)「這個愛情宗教就救不了人了。沒辦法讓人達到更美好境界的宗教還是宗教嗎？所以說啊，這是一個《神曲》幻滅和崩壞的時代了。對嗎？」

A以優雅的手勢舉著菸，定格。

(錄音語聲)：「這位美麗的女士提出的意見也很……」(音量迅速調小。)

A離開座位，走到舞台前方。

(紅光跟著移動。)

A定格。

P起身，走到A身後幾步，伸出雙手，停在半空。

P定格。

B開始移動，走向P與A。

B定格。

F連人帶椅旋轉。

F定格。

A轉動頸子，回看P。

A定格。

R跟S離開位子，走動。

R跟S定格。

P向前，緊貼著A的背。

P定格。

A顫抖，手中的菸掉落，她扭正脖子，兩眼空洞地凝視前方。

A定格。

B衝到P後頭，兩手高舉盒子，往下要摔。

B定格。

(聖樂響起。)

G醒過來，上半身挺正，慢慢回頭。

(在G正對觀眾席前，燈全滅，音樂立即停止。)

(現場黑暗。)

#### 第四場

(前場道具撤下。)

(舞台中間垂下兩層製造的帷幕，外層為紅色，內層黑色，將左、右舞台隔開。左舞台布置為書房樣，有桌椅、電腦，和一大堆書。右舞台主要放置梳妝台的臥房場景。書桌和梳妝台以帷幕為界，背對著擺放。)

(P在左舞台，A在右舞台。其他演員離場。)

(現場，紅光先在左舞台。)

P時而敲打鍵盤，時而取書閱讀。

(左舞台燈滅。P動作繼續。)

(右舞台粉紅光亮。)

A攬鏡獨照，然後在臉上塗抹保養、化妝品。

(右舞台燈滅。A動作繼續。)

(左舞台紅光亮。)

P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方才手邊的動作全數停止，心思不定的抬頭，發呆。

(左舞台燈滅。P維持同姿勢。)

(右舞台粉紅光亮。)

A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方才手邊的動作全數停止，心思不定的抬頭，發呆。

(右舞台燈滅。A維持同姿勢。)

(左舞台紅光亮。)

P搖了搖頭，拍拍臉頰，深深的呼吸。

(左舞台燈滅。P定格。)

(右舞台粉紅光亮。)

A搖了搖頭，拍拍臉頰，深深的呼吸。

(右舞台燈滅。A定格。)

(左、右舞台的紅、粉紅光齊亮。)

P與A皆站起身來，做身體的伸展兩人的動作一致。

(恰恰音樂下。)

P與A跳起一段動作同樣的舞蹈。

(音樂停。)

兩人回到位子，在椅子上瞪著各自桌面的手機。

P拿起手機，又放下。A重複一樣的行爲。

然後P說了：「管它的。」拿起手機撥打。

(鈴聲。)

(A的手機響起陳綺貞〈還是會寂寞〉的音樂鈴聲。)

A明顯受到驚嚇樣，她拿起手機，遲疑又遲疑，接起。

兩人靜默良久。

P(低緩的)：「是我。」

A(淡淡的)：「嗯。」

P：「最近好嗎？」

A：「嗯。」

P：「一個很蠢的問題。」

A：「什麼？」

P：「最近好嗎？」

A：「嗯。」

P：「我是說，最近好嗎，是一個很蠢的問題。」

A：「真的很蠢。」  
P（嘴角上揚）：「對。」  
A：「嗯。」  
P：「所以，最近好嗎？」  
A：「你間接的在跟我承認你很蠢嗎？」  
P：「大概吧。」  
A：「好。你很蠢。」  
P：「所以——」  
A（略略不耐煩）：「我很好。」  
P：「這樣啊。」  
A：「不好？」  
P：「不好？怎麼了？工作不順利——」  
A：「我是說，我很好，不好嗎？是疑問句。」  
P：「不。那樣很好。」  
A：「還是你很希望我不好？」  
P（急切的）：「我不是那種人。」  
A：「哪種？」  
P：「藉由分手戀人過得比自己糟糕來印證自己價值的人。」  
A（極度表現懷疑的）：「是嗎？」  
P：「你知道，我不是。」  
A（冷冽的）：「也許這樣你可以安慰我，也許我還會變成你砲友。像上一個。」  
P（大聲）：「妳在說什麼啊！」  
A：「難道不是？」  
P（降低音量，壓抑）：「我不是打來跟妳爭吵的。」  
A（嘲諷的）：「哦，那你幹嘛打。我們之間除了吵還有其他什麼別的！」  
兩人沉默。  
P（冷靜）：「我們不要這樣。」  
A（深呼吸）：「嗯。」  
P說：「下個星期有一場我主持的讀書會。妳來嗎？」  
A沉默。  
P說：「談妳很喜歡的但丁《神曲》。來，好嗎？」  
A：「看看吧。我有戲要排。」  
P：「接新戲了？」  
A：「嗯。」  
P：「是什麼戲？」  
A：「《人造地獄》。」  
P：「說些什麼呢？」  
A：「一個被困在電梯異度空間的男人跟其他一些變態男人的故事。」



P：「應該蠻有趣的。要加油哦。」  
A：「嗯。」  
P：「妳再考慮一下讀書會的事吧。如果有空，希望妳來。」  
A：「嗯。」  
P：「那就這樣了。」  
A：「嗯。」  
P 按下通話終止鈕。  
A 將手機移開耳邊，放在臉的正前方，瞪著它，無聲的說：我恨你。  
（拉起外層的紅色帷幕，現場猶剩黑色帷幕區隔左、右舞台。）  
（哀傷的音樂下。細細微微。）  
P 與 A 走向帷幕，轉過身，兩人背靠著背。  
P 與 A 定格。  
（聖樂加入。場內兩種音樂交錯。）  
G 從左舞台上場。  
F 跟在後面。  
G 指著 P。  
F 走向 P，表情可怕。  
G 點頭。  
（兩種音樂，音量都瞬間增大。）  
（兩色燈光慢慢轉暗。全熄時，音樂亦停。）

## 第五場

（前場道具撤。）  
（本場為無台詞演出。演員嘴巴有動作，但無有聲音。）  
（將舞台劃分為四塊區域，左前為 S 在積滿廢物的房裡整理推車上物品，左後方為 P 在書房敲打鍵盤，右前為 B 在工具桌前製造物品，右後為 A 在房裡拿著劇本對著鏡子做表情，一旁另懸窗格。四個表演者各自做自己的事。）  
（音樂略帶憂鬱。）  
G 站在舞台中央（四象限的集中點），手臂往兩側平伸，頭微後仰。  
（藍光先投射在 G 身上，再慢慢暈開，遍及全場後，熄滅。）  
（所有表演者動作皆定格。唯藍光照到處才進行動作。）  
（舞台左前方照射微微的藍光。）  
S 坐在地上，將推車上的撿拾物分門別類。  
（藍光移到舞台左後方。）  
P 快速地敲打鍵盤，一幅著魔的樣子，嘴中唸唸有詞。  
（藍光移到舞台右後方。）

A 對著鏡子無聲地劈哩啪啦說了一串，眼睛瞪大張圓。  
（藍光移到舞台右前方。）

B 的桌上有幾個管狀物，他正以機械打開，並倒入一些液體。  
（藍光閃爍四回，又照在右前方。）

B 以機械進行裝填、組合那管狀物時，看了桌邊的圓罈。  
（藍光繞回舞台右後方。）

A 起身，在房間裡，張大嘴叫喊，表情淒厲，動作宛如殭屍。  
（藍光來到左後方。）

P 瞪著電腦螢幕，表情扭曲，眼神空洞。  
（藍光來到左前方。）

S 從物品掏起一本書，是《戀人的零件》，讀著。  
（藍光閃爍四回，又照在左前方。）

S 站起身來，一邊翻動書頁，一邊旋轉。  
（藍光移到右後方。）

A 反覆演練一種表情，怨毒已極的，她看著鏡中，似乎不滿意。  
（藍光移到右前方。）

B 又微笑又咬牙切齒，表情複雜，取出工具桌下的盒子，把管狀組合物放入。  
（藍光移到左後方。）

P 兩腳收在胸前，兩手猛扯著頭髮，彷彿很痛苦的樣子。  
（藍光閃爍四回，又照在左後方。）

P 站起，快速地踱步，眉頭深鎖，且拍打自己頭部。  
（藍光走到右前方。）

B 撫摸著桌邊的罈，神色從平靜滿足轉為忿怒，人顫抖起來。  
（藍光走到左前方。）

S 被物品拌倒，人跌了一跤，書遂拋入廢物堆裡，站起時，手裡拿著《神曲》。  
（藍光來到右後方。）

A 重重地摔下稿本，又氣又恨的模樣。  
（白幕此時交錯投影黑色翅膀與白色的山羊角兩種影像。）  
（藍光全場亮起。）

S、P、A、B 跳起動作一致的舞蹈，彷彿傀儡，有人在操作他們似的。  
（四人舞蹈後，藍光閃爍後，再亮，舞台上。）

S、P、A、B 以相同姿勢定格。

R 站在 A 所在處旁的窗格外，窺看著。

F 亦登場，來到 B 的身後，停頓，拍了一下 B 的肩膀，走開。

R 一邊對卡式錄音機說話，一邊仍以強烈的凝視望著 A。

F 從 B 所在場面移動到 P 處，她撫摸 P 的臉。

所有人都定格。  
（白幕投影 P、A、F、R、S、B 不同角度與表情的臉部特寫，從一張張

臉獨立出現，而後加快速度呈現，並產生交疊、錯亂感，臉與臉的堆置。憂鬱的音樂部分則愈來愈沉重、緩慢，叫人喘不過氣似的濃郁。）

G開始動作。

（藍光轉弱，白光進，慢慢以G為核心，往外擴散。憂鬱音樂停，聖樂興起。）

G轉動頭顱，視線流轉在場內其他六個表演者，他原地旋轉一圈，張開懷抱。

（白幕投影結束。）

以S、B、A、P、F、R的順序，六人移動，走到G的身邊，圍繞。

G做了個手勢。

六人轉身背對G。

G又做了個手勢。

六人單膝跪下。

G再做了一次手勢。

（白光熄滅，黑暗。）

（場暗時，G演員需躺平在其他六人的背上，由六人的肩背拱住。）

（微光亮起。聖樂轉小聲。）

六人以原半跪姿勢頂住沉睡般的G，慢慢退向白幕。

（退抵白幕時，聖樂結束，燈光熄滅。七人靜止。）

（白幕投影熊熊火焰、嘩嘩剝剝的音效，還有人物的臉在火中銷熔的特效。）

（最後白幕投影從邊角焚燬的景象，慢慢焦黑，現場變黑。）

## 第六場

（前場道具全撤。）

（本場道具有巨大的長方形魚缸、和大尺寸薄型電視機，皆擱置在附有滑輪且罩有黑布的架子之上，兩個物件且以舞台中央為準，微微斜著角度相對著，魚缸在左舞台，電視機在右舞台。）

（在魚缸的前方有桌椅。桌上放著一台音響，桌上堆滿大量錄音帶。）

（燈光，綠色。）

R坐在椅子上，他正在挑選錄音帶，放入音響，播放了什麼，有說話的聲音，他又抽出，再放入另卷。反覆的動作。R在找尋，但僅以右手動作。而他的左手則拿著隨身的卡式錄音機，又湊前低語著。

（播放的聲音有：「哎呀，想不開——怎麼會呢——是個漂亮女孩——給人拋棄——懷孕嗎——所以說——是誰——住在附近——死得決絕——又自焚又跳樓——所以說啊談戀愛要小心——遇錯了人——那才是最慘的啦——愛著卡慘死——像我們家那個女兒就死心眼——沒法度——死了，就是沒了。沒了，就是死了。——好像認識——可怕——要小心關懷——何苦——」）

然後，R按下錄音機：「我在找三年前她在《神曲》公演後座談會的錄音。

她那時扮演的是但丁、維吉爾和貝雅特麗齊。一人飾三角啊。這是多麼新奇的嘗試。她毫無困難的演繹哪——啊，找到了。」

（R的錄音機所播放的聲音皆由聲控室預錄配合播放。）

R將卡帶投入音響內，按鈕。

（此音響的聲音也是預錄播放。）

A（的聲音）：「編導刻意以三位人物來做為《神曲》舞台劇的三部曲劃分，而不是原有的天堂、煉獄和地獄，我想是個很大膽、很創新的點子。當然我也覺得非常有挑戰性，這種三段獨白劇的組合，是我第一次做的嘗試。角色切換不是問題。但進入的深度確實有困難。一開始我完全無法把握這裡面的人、鬼、神三重界線的區隔。」

R又在錄音了，然後舉著錄音機：「但妳實在太棒了，太優秀了。」

A：「那種既是跟隨著又是引導者並且還是救贖者的狀態，的確讓人發窘。我也是捉摸了好久，才慢慢找到一種切分的態度。好像把自己劃成了三塊。一塊歸一個一樣。滿辛苦的。」

R又對錄音機細語後播放：「但妳做得比誰都好，都厲害啊。」

A：「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在從第一部但丁轉向第二部維吉爾的切換，當然了從維吉爾到第三部貝雅特麗齊也是，那種時候呢，就是會有一種輕微的暈眩，像是我這個人的體內在發生一場小型地震一樣，有點神秘，但是……」

R一邊聽，一邊爬上架子，跨進魚缸裡，躺平，並且又錄了一段，播放：「我的女神，晚安了。在妳的聲音之中，我感到安全和寧靜，我可以睡得很好，很沉。謝謝妳，我的貝雅特麗齊。」

（綠光慢慢變暗。）

A的錄音語聲音量轉小，變成細語。

（燈暗。R立即起身離開魚缸。A進場，躺在地面，仍與電視機採側面相對的角度。工作人員上，將魚缸倒放在地面時，蓋住躺好的A，並把放音響的桌椅跟滑輪架子推走。）

（電視機播放一段A演出的《神曲》，剪輯了三種角色的片段。）

在第一部但丁，A說：「我在人生的半途中醒來，在黑林裡，這是一個連我都覺得匪夷所思的開頭，有著神秘與究極性，怎麼會來到這樣的部分呢，我並不清楚，那或許像是夢一樣，它以更隱密的形態運作著，在我的意識以外。當然了夢承載、吸收和轉化現實的種種可意會的、不可意會的訊號，所以說到底它仍舊反應了現實的事物，或至少是反應了有關我這個人的部分現實的事物。詩也就是這麼樣的東西。」

在第二部維吉爾，A說：「當我做為他的引導者，不免對他的怯懦感到怒氣。這個被賦予額外的神恩的人類，是如此的容易退縮啊。他並不知道他獲得了怎麼樣大的恩寵才有這麼樣的機會，能穿行死後世界的本質，目睹地下、天上的結構。而我得激發他的勇氣。我需要把他帶到貝雅特麗齊的身邊。我和她都知道，這才是但丁的真正天命。他必須變得更完善，變得更優秀，才夠資格和貝雅特麗齊飛

昇。我只盼望我幸不辱命呀。」

在第三部貝雅特麗齊，A說：「或許我一直在等著他罷。不。或許沒有或許。我就是在這裡意願他到來。他必須來到我身邊。我們要完成更高更神聖的什麼。沒有他，我就不能經歷這一切。上帝是我們的歸宿。但他是我的命運啊。而我等待著，等待他從一個平庸無光的人，變成一個擁有絕對質地的詩人。當他寫詩的時候，屬於我們的豐饒性才真正得以展開。如此，如此的可貴。而他居然讓我等這麼久，還屢屢在地獄裡一受到怪物的驚嚇便想逃跑，這是什麼可笑而愚蠢的樣子。」

（跳接了三段預錄的演出後，電視機播放的最後一幕是P帶著A謝幕。）

（電視螢幕熄滅，全場黑。工作人員將電視機撤離，換上同樣造形但螢幕為白布、內部中空的假電視機。魚缸改側放，底部向著電視機，P躺入，A離場。F亦預先躲入電視機內，並拿著一湯匙和一小片玻璃。）

F在電視機內以湯匙刮著玻璃，斷斷續續，發出刺耳的可怕音效。

（約莫持續一分鐘後，綠光，亮起。）

F繼續刮著玻璃片，不間斷的。

十幾秒後，F將雙手放在螢幕白布處，突出明顯的手狀。

P在魚缸裡抽搐，臉部表情焦慮不安。

F改以臉部湊在白布。電視機遂也出現人臉輪廓。

P劇烈的扭動著。

F用力以手撐開白布，臉帶著平板的表情露出。

P的手腳揮動。

F靜靜的，靜靜的凝視魚缸裡的P，然後輕輕的笑了起來。

P猛然坐起，用力拍打魚缸的玻璃面。

F的笑聲愈來愈大聲，愈來愈尖厲。

P停止動作，臉在面向電視機的玻璃面擠壓，歪臉嘴斜。

（燈暗。）

F的笑聲還在持續。

（工作人員將假電視機抬離舞台，F留在台上，一邊移動，一邊笑著，等另一邊的魚缸抬起，P離場，而魚缸改置放為立起，將凹口正面對著觀眾席，並在四角勾上舞台上垂釣下的鉤子。F站在魚缸裡，無表情，閉眼，停止笑聲。）

（B和S上場，以魚缸為圓心，隔開兩公尺繞著走。此圓周另置放一些垃圾。）

（綠光照在三人身上。）

B的兩隻手抓著兩本書，喃喃說著：「爲了他，就爲了他！」

S則推著車，以長夾子撿拾垃圾：「就爲了生活，就爲了生活？」

B搖頭，神色悲憤，「這值得嗎？這值得嗎？」

S癡傻的笑著，「還好有書啊，有書。」

B恨恨的說：「不值得啊，不值得啊…」

S一邊哼著輕快的曲調，一邊說著：「我的書存在嗎，存在嗎？」

B把《神曲》和《戀人的零件》用力丟棄。

(玻璃碎的音效同時下。)

B激憤的口吻：「我會為你做些什麼的，我會的。」

S繞到B的位子時，將書拾起，「哦，什麼書呢，是什麼呢？」

(燈光縮小到魚缸處。)

F睜開雙眼。

(工作人員扯動鋼絲，將魚缸慢慢拉高，懸浮在半空。)

(燈光隨之移動，且綠色慢慢轉為紅光，最後全紅光，照在魚缸上。)

F伸直了右手，食指指向觀眾席。

(燈暗。)

(魚缸回到舞台上，仍然立著，但底部背對觀眾席，亦即凹口向牆的白幕。

P、A、F、B、R、S等表演者，一個接一個，擠壓的，以站立的堆疊形態入魚缸，背對觀眾席。)

(工作人員推入滑輪架子在左舞台，並躲到架子的黑布後，觀眾無可看見。)

G坐到架子上，面對觀眾席。

(聖樂響起，此外，還夾雜著第四場的哀傷音樂。)

(白燈亮。)

G右手指著魚缸。

(工作人員推動架子，往魚缸靠。)

(燈暗。)

(其他六名演員仍然緊黏著彼此，但轉身，臉都向著G。)

(燈亮。)

G仍然保持同樣姿勢。

(工作人員推動架子，繼續往魚缸靠。)

(燈暗。)

(六表演者將臉轉向觀眾席。P的臉在玻璃上跟稍早般的同樣歪斜。)

(燈亮。)

G仍指著右方。

(工作人員推動架子，往魚缸靠，在G和魚缸內的六人重疊時，燈暗。)

(六名表演者不再堆疊，而是全數將臉貼在玻璃上。)

G轉身背對觀眾席，看著魚缸內的臉。

(燈亮。)

他們彼此對望。

(燈暗。)

(表演者全數離開舞台。)

(燈大亮。)

(音樂停。)

(魚缸緩緩被吊起，架子繼續被推動。)

(在架子從左舞台消失在觀眾視線時，魚缸亦同樣消失在觀眾視野裡。)  
(燈全暗。)

## 第七場

(場景，大樓頂樓。道具為一堵牆，放在右舞台偏後方。在牆後，即靠舞台內部的一面地板處，放置軟墊。牆上有一大罐容器和兩本書。白幕投影從高處俯瞰的畫面，也可見F的腳或貼在牆面或無意識擺動，F在現場需配合攝影動作。)

(紫光照在F身上。F採取背對觀眾席的姿勢。)

(演員G預先躲在牆後。)

F坐在牆上，哭泣。

F說：「像是在火焰之中啊，在火焰裡啊。」

(手機響。)

F忙著接起：「喂，喂——」她的聲音轉為低落，「是你。嗯，我在外面。對，外面。風很大。我很舒服——」，她聽對方說話，「沒有，我沒有哭——」，她聽，然後說，「不需要。我自己一個人可以。我在哪裡不關你的事——」她又聽了，「對，我就是爲了他。怎麼樣——」聽，然後F大聲說話，「值得，當然值得。所有的愛情都是值得的，縱使他是一個再爛的戀人，都一樣值得——」，聽，她歇斯底里的喊叫，「閉嘴，你給我閉嘴。他值得，值得。」她將手機用力地拋下。

(手機跌在牆前的軟墊上。)

(白幕投影手機從腳邊擦過，從高空直直墜落，速度飛快的畫面。)

F說：「愛情是一種信仰，是一種決定。我決定了，你就是對的。」

(白幕插入P的臉，微笑的。瞬間又恢復高空俯瞰場面。)

F說：「我決定你是值得的。你放心。我們永遠都不會分開。」

(白幕又插入P的臉，憂傷的。瞬間又恢復高空俯瞰場面。)

F說：「你會知道我的決定。你會的。」

(白幕再插入P的臉，無表情。瞬間又恢復高空俯瞰場面。)

F拿起旁邊的兩本書，撫摸著。

(白幕插入F的手有若愛撫戀人般的摸著《神曲》、《戀人的零件》的畫面。)

F說：「一本是你自費出版的詩集，一本是你認爲人類最偉大的長詩。」

(白幕插入F翻動詩集還有風吹動紙頁的畫面。)

F說：「它們留在這裡。這麼一來，你就懂我的心意吧。」

F將兩本書放回牆上。她拿起容器，將裡頭的液體倒在自己身上。然後站起。

(白幕裡的腳不見，容器滾落，迅速變成底下的一小點，消失。)

F從褲袋處掏出打火機，在左手。她在牆上轉身。

(紫光閃爍。小提琴獨奏的淒美音樂下。F採面對觀眾席的姿勢。)

F頭和上半身往後仰，雙手往兩側伸直。她說：「我來愛你了。」

(紫光切換為紅光，大亮。)

G忽然出現在牆外。

F動作定格。

G雙肘靠在牆上，抬頭望著F。他說話，無聲的。

(白幕上的高樓俯瞰畫面插入字幕，如以下引號的字句。)

「愛情是一場到頭來誰都活不下去的災難。」

「而你們偏偏啊非尋找它不可。」

「在空中燃燒啊，漂亮的燃燒吧！」

G手指「啪嚓」的扣擊了一下。

F往後倒，從牆上墜落。

(白幕投影一團燃燒中的人高速掉落變成小小的紅點的預錄畫面。)

G走向舞台內部。

(紅光漸漸收束，燈暗。音樂停。白幕亦停止播放。)

(工作人員上，將鉤子鉤上牆道具的兩角，鋼絲扯動，將牆拉高在半空。地板另行置放有一人形玩偶，上頭蓋有白布。周遭灑上紅色粉末。警察辦案禁入的警告布條拉起，圍著。)

(在命案現場的布置的左側，有一台放滿雜物的推車，上頭掛著紙牌，第一行寫著：「吉車出讓。」第二行寫著：「想要不一樣的城市人生嗎？想要找回自己破敗的生活嗎？」)

(燈亮。)

R站在禁入的標線外，直盯著那屍體看，看了很久很久。

上班族打扮的S經過。她抬頭，人停在警告布條前。

R找著背包裡的東西，動作急促，最後取出一台卡式錄音機，很懊惱的樣子。

S點頭後搖頭，點頭後搖頭。

R按下錄音鈕。

(現場播放錄音，一些細碎討論交錯，如：「哎呀，想不開——怎麼會呢——是個漂亮女孩——給人拋棄——懷孕嗎——所以說——是誰——住在附近——死得決絕——又自焚又跳樓——所以說啊談戀愛要小心——遇錯了人——那才是最慘的啦——愛著卡慘死——像我們家那個女兒就死心眼——沒法度——」，在S說話時，音量調小。)

S走過R的後方。

S低頭嘆氣說：「死了，就是沒了。沒了，也就是死了。」

R沒有回頭。

S走到推車旁，仔仔細細地瞅著那紙牌的話語。她忽然發起抖來。劇烈的猶如癱瘓般的顫抖。而後，S開始抓她的頭，用力的抓，把看來典雅秀氣的髮抓得一團糟。S並且脫掉自己的套裝，取推車上的破服穿。

以拾荒樣重生的S推車推車走了。原地只有一堆亂放的名貴衣物和紙牌。

(討論聲又響起：「好像認識——可怕——要小心關懷——何苦——」)



(此處錄音即第六場R的錄音帶所錄下的聲音。)

(燈暗。)

(R、S離場。)

(鋼絲將牆拉到舞台最上方。其他道具亦撤下。紅色粉末留下。)

(現場推入影城的椅子，約莫三到五排，左舞台，背對觀眾席，向白幕。)

(P坐著的椅子需放在可旋轉的圓盤上。那是獨立的一張椅子。)

(白幕投放蔡明亮電影《不散》人物在戲院看戲的片段。)

(無燈光。僅就白幕的電影影像照出P和A的剪影。)

P和A坐在椅上，兩人相望，毫不理會電影內容。

(纏綿的音樂下。)

P將橫隔在兩人的手把拉起，推回椅背上。A坐著移動，貼近P，頭靠在他的左胸。P將A摟近，兩人擠在一張椅子裡。P的左手撫摸A的頭髮。P低頭親吻A的額頭。A輕笑，並抬頭瞅著P。P再低頭，更低，低向A的唇。親吻聲。

(在播放的《不散》進入黑幕時，P和A將兩側的椅子推開。)

(圓盤啟動。兩人所在的椅子開始旋轉。)

(銀幕繼續播放電影。)

P左手捧著A的頭顱，右手按在A的乳房上。A推開他的右手。但熱辣的舌吻仍繼續著。P將右手移到A的大腿根部，逐漸深入A的裙裡。A的左手抓住P的右手。P的唇離開A的唇。A的呻吟飄盪著。P的手還在A的裙裡動作著。P改吻A的眼皮、鼻子和咬她的耳朵。A的手移到P的下體，磨蹭。P將A抱到自己的身上。兩人遂熱吻。P的手在A的背上游走，且深入A的衣物裡，正要解開A的胸罩後扣。

(搭載兩人的椅子旋轉愈來愈快。)

(紅光閃爍。)

(音樂轉為陰森、恐怖。)

(右舞台上方的牆復放下。)

(紅光照在牆上。)

(白幕上的電影進行到有人喊：「有鬼。」)

P和A的動作卻毫無停止跡象，愈來愈情色。

(白幕切入F的臉，疊在《不散》的影像上。)

(燈暗。)

(音樂轉為本場戲初始的小提琴音樂獨奏。)

(P、A離開舞台。道具撤除。)

(B上場，站在方才擺設禁入標誌和屍體的位置上，站在一個人形粉末裡。)

(紫光投在B身上。很微弱。)

B捧著骨灰罈，左右瞪著那些紅色粉末，跪倒，痛哭。

(燈暗，音樂停。)

## 第八場

（前場道具全撤離，將紅色粉末掃除。）

（圓鐘降。）

（圓鐘指針仍然是逆時序轉動，一秒一秒的緩慢倒退。）

（舞台上垂降懸掛鏡子七片。九條長黑布由工作人員在舞台兩邊共執。）

（舞台後方的白幕，投影各種災難的片段，如火山爆發、火山灰、海嘯、地震、洪流、土石流、颱風、水患等等，但無有人物，影像只擷取大自然的狂亂景象，並且以倒轉形式播放。）

（音樂由電吉他演奏，為淒厲的黑暗金屬風格。）

（黑布跳舞般的在舞台上擺動，從一條條的獨自舞盪，到多數的組合，需設計出猶如巨大的黑色翅膀的視覺效果，同時亦是交纏、繁複的結構。七鏡子則在空中旋轉，同樣亦要有舞蹈動作的設計，也得加入燈光投射在鏡面的元素。）

（大量的聲響，無有人類語言的，如風、浪潮、雷、各種動物的叫喊或列車、玻璃碎、碰撞等等，插入電吉他的演奏裡，為聲音混沌的造形，為狂暴喧嘩的音效色彩學。）

（七彩燈光緩緩亮起，藍綠紅黃白紫粉紅，彼此交錯、流動。）

（在音樂最劇烈的時候，亦是黑布、鏡片和七色光跳至最嚴厲、眩目之時，在電吉他激厲如死前慘叫般的不斷拔尖的高音出現時，所有影音作用悉數停擺，現場全黑，無聲。）

（本場戲為第二場的重複。）

（但加入表演者站立其中，搭配道具物件的舞蹈，擺各種靜止的姿勢。）

（只有G隨意四處走動，無有停止。）

（到了音樂和黑布、鏡片和燈光最盛大時，P、A、F、R、S、B才跳起舞。動作與第五場的四人舞蹈動作一致。G則是繞著六人移動。在電吉他快結束時，六人組成第五場最末單膝跪的圓環，而G只是凝視，無如第五場般被拱起。）

## 第九場

（前場道具撤離。）

（此場的台詞皆由白幕投影字幕，演員無須說話。）

（舞台上垂下一大片長玻璃，從左舞台橫越到右舞台，高度至少兩公尺，靠近舞台內部。玻璃劃分成六區。其後分別擺設物品以形成特定空間，而所有表演者在各自的場所，同時做著個別的動作。P的部分是兩大櫃書櫃。A則在擺放包包與大量衣物的精品店。S在上班場所裡，對著一台影印機。R在公園造景，拿著錄音師專用的器材，收音。B在研究室的場景裡。F則在一貼滿P各種大小

的照片的室內空間做瑜珈。)

(所有表演者的樣子看起來都乾淨、漂亮和整齊。本場燈光依據表演者的動靜而亮，P是藍，A是粉紅，S是紫，R是綠，B是黃，F是紅。表演者在玻璃內做動作時，燈光即照在那一區。)

G站在舞台前端，背對觀眾席，向著玻璃，兩手往兩側張開，頭後仰，靜止，(藍光在P。)

P面帶笑容，在書櫃前，慢慢踱步。偶而停止時，他便隨機挑出一本書，翻頁看著。P很悠閒，很愉快。(白幕投影字：「他在孤獨的時候最快樂。») P看著書，手邊有筆，想起什麼時，就直接寫在書上。

(藍光暗。粉紅光亮。)

A在鏡子前試著包包，左看右看，連試了好幾款，臉上輕漾著笑意。她且拿起衣物，放在身上比對著。(錄音播放：「妳演戲好棒哦。我好喜歡妳。請妳幫我簽名。還有拍照。耶。») A點頭，擺出最燦爛的微笑，還比出YA的手勢。(插入閃光燈。) 隨後朝某個方向揮手告別。(白幕投影字：「她的快樂從來不在孤獨裡。») A繼續對衣物與包包的迷戀。

(粉紅光暗。紫光亮。)

S一邊影印著文件，一邊講著手機，影印機的光罩在她的臉上，迷幻美麗。(錄音播放：「要忙到幾點啊？我去接妳，然後去慶祝一下。今天是我們的紀念日哦。想吃什麼？») S點頭，喜孜孜的。(白幕投影字：「快樂是跟另一個人的孤獨一起製造不再孤獨的感覺。») S對手機說了一些什麼。(錄音播放：「我也好想妳。怎麼時間走得這麼慢呢！吃完飯、看完電影以後，我也想要對妳做又美麗又骯髒的事欸。») S很害羞。

(紫光暗。綠光亮。)

R微笑。他移動麥克風。(錄音播放風聲、鳥聲、樹葉被吹動，還有小孩子的笑語聲，以及遠方通過的車聲。各種清晰而有遠近的聲音。) R很平靜的閉著眼睛笑著。(白幕投影字：「他相信孤獨就是他的快樂。») R慢慢轉動身體。

(綠光暗。黃光亮。)

B將各種質物調和，在製造一些什麼，神情專注，完成時，他振臂歡呼。(錄音播放：「怎麼樣？完成了嗎？你確定？這是新的藥劑嗎？可以殺死癌細胞的仙丹？») B沒有理會那些聲音，只志得意滿的看著那一小管的東西。(白幕投影著：「他的快樂是解除那些在巨大困境裡無路可出的人們的孤獨。») B捧著那一管東西，站起來。

(黃光暗。紅光亮。)

F彎折自己的身體，進入一種深的狀態。(錄音播放：各種呼吸聲。) F盤坐時，深深地呼吸。(白幕投影字：「她的快樂跟她的孤獨一樣深邃、融合。») F做到一個段落後，立起來，眼睛落在P的照片上，原來寧靜的神情轉為帶著笑，甜甜的。然後，F緩慢的閉上自己的眼睛，並站了起來，做了一個右手往上、左手指下的動作。

(紅光暗。)

(詠歎調的音樂下。)

(白光。玻璃內演員全數定格。)

G移動，直直地走向玻璃。

(燈暗。G快跑，繞過玻璃片。到另一邊。)

(白光。)

G出現在玻璃內，繼續往白幕走去。

(白幕投影字：「孤獨跟快樂從來都是同一邊的事。還有痛苦與悲傷。」)

(白光暗。六名表演者在此暗時將自己的衣物與樣子弄得凌亂一些。)

(藍光亮。)

P狂暴地書櫃裡的書都抓了出來，用力丟擲，蹂躪。

(藍光暗。粉紅光亮。)

A面無表情的，身體僵止，只有頭部緩緩轉動，眼睛瞪著那些包包、衣物。

(粉紅光暗。紫光亮。)

S趴在影印機上，肩膀抽動，影印機的光還繼續著。

(紫光暗。綠光亮。)

R看著堆放在眼前像是垃圾的器械，慢慢低下頭去，沮喪、絕望樣。

(綠光暗。黃光亮。)

B拿著方才的一管，手臂高高舉起，似要摔下，卻又無以擲落。

(黃光暗。紅光亮。)

F以扭曲的姿勢，雙腳後折在頭顱兩側，臉向著P的照片，表情痛苦。

(紅光暗。)

(白幕投影字：「我們相愛吧。我們分手吧。我們相愛吧。我們分手吧。我們相愛吧。我們分手吧。我們相愛吧。我們分手吧。……」從一字一字跑出來，到一行一行，最後則是堆疊的字，不間斷的投在白幕上。)

(鈴聲，刺耳、巨響的鈴聲。)

(七彩燈光閃爍。)

所有表演者大喊：「我們相愛吧。我們分手吧。我們相愛吧。我們分手吧。」

(白幕投影字：「人本來就和魔鬼站在同一邊。」)

## 第一場一下段

(此幕場景與第一場一上段一致。表演者的服裝動作也一樣。)

(此場為接續，從第一場一上段的最後畫面開始。)

(圓鐘降下，但指針改以順時，從快速旋轉到慢慢轉動，最後一秒一秒的動。)

(白幕投影：「上帝是什麼？」從？開始字一個個消失。)

(表演者就第一場一上段的位置。)

(聖樂從壯闊、激厲到平穩到小小聲的。)

(黑暗中的音樂進行三十秒，才亮白光。)

G斜臥在白幕前，背對觀眾席。

(其他六人恢復動作，像是木偶活起來似的。六人的動作是連續的，無定格。)

R的右手按到了卡式錄音機，播放。

(音效：爆炸聲還有慘叫聲響起。)

R驚嚇的按停。

(音效停。)

F抬起頭來，攏起長髮，束在腦後，露出一張迷惘的臉。

P伸了個懶腰。

A的手跟斜靠的身體離開P，她嫵媚地撥了一下髮。

B先四處張望了一下，再把視線投到盒子上。

S吞雲吐霧一番。

六人開始起身走動，茫茫然的走動，像是沒有看到彼此。

(燈暗。)

(G快步移動到桌椅處。)

(燈亮。)

G坐在桌上，向觀眾席。

六人還像是無頭蒼蠅似的亂撞亂走。

G以指頭扣擊，發出聲響。

六人立即轉身。

G做了個手勢。

六人走向G。

G說：「我是你們的。你們是我的。」

六人上前擁抱G。

G說：「現在，你們與我同在。在這一邊。」

六人開心的大笑。

G說：「我必須遺憾的告訴你們，你們都死了，因為毒劑炸彈。」

六人停頓，遂開始大哭。

G說：「但是你們有我啊。在這裡，在這一邊，你們有我的全部。」

六人停止哭泣，對G又親又抱。

G說：「這裡就是終極了。你們要做什麼都可以。」

六人扯著G的衣袍和髮。

G說：「對了，我先給你們翅膀吧。」

(燈暗。)

(白幕投影字：「想飛啊，就是你們的煉獄。」)

(舞台上懸吊下六組翅膀。)

六人仰頭，很是期盼的樣子，甚至焦急，有人還跳躍，伸手要取翅膀。

G在黑暗之中說著：「這樣你們就能飛去尋找幸福了。」

（白幕投影字：「相信在現代體制裡能夠擁有幸福啊，就是煉獄。」）

六人急急忙忙的套上翅膀。

（翅膀的設計需內藏鋼絲，能夠將表演者吊起。）

（白幕投影字：「你們意識到你們的存有，就是煉獄。」）

六人手舞足蹈。

（白幕投影字：「而煉獄從來不通向天堂。」）

（鋼絲將六人慢慢吊起。）

六人在空中飛了起來。

（白幕投影字：「煉獄只是在抵達地獄以前的，沒完沒了的墜落過程。」）

（白幕投影字結束。全場暗。）

（鋼絲垂下。六名表演者就定位。）

（燈亮。）

G坐在桌上，腳踩在椅子上，看著六名男女在交歡。

（寬大的白色衣袍被扯爛。六名表演者做各種淫亂的動作。對象隨機挑選。）

P從肉體交纏的境地脫身而出，指著G說了一句。

G點頭回答：「是的，我是你們的。」

（燈暗。演員就最後動作定位。）

（燈亮。）

（表演者的動作皆定格。）

P站在G的背後，裸屁股，G趴在桌上，抬高屁股，P下體頂在G的臀部。  
F和A嘴舌交纏，F的手伸入A的衣袍深處。S趴在R的身上，R摸著S的乳房，  
B則疊在S的身上，下體接觸S的臀部。

所有人都回頭看觀眾，眼神哀傷，但嘴角卻上揚微笑。

（燈慢慢暗下。）

（錄音檔播放G的聲音：）

「在你們尋找上帝的同時，煉獄便生成了，就長在你們背上。」

（燈全暗。）

（表演者移動。）

（大片玻璃降下。演員站在其後。）

（微光照出六人姿態各異的剪影，即第一場—上段甫開始的動作。）

（G則坐在桌上。）

（白幕投影字：「我們在哪裡？」）

（接著又投影：「上帝在哪裡？」）

（燈亮。）

（玻璃上升。）

（表演者一一走出，謝幕。）

（劇終。）